明慧週報
副刊　第97期　2007年2月16日

公交车上的领袖

老师给初一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作文题，让孩子们写一个自己最崇拜的领袖。大多数孩子写的是丘吉尔、罗斯福这样的著名人物，但是一个名叫朱利叶斯的男孩子却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本尼——公交车上的领袖。

他写道：“每天早晨，我都会搭同一辆公共汽车上学。几年下来，我几乎熟悉了车上的每一张面孔。但是，乘客们从不交谈，个个都神情冷峻，若有所思。这些年，哪怕是一声‘你好’我也没有听到过。”

“大约一年前，有个陌生的老人开始搭乘这辆车。他一上车就大声地和司机打招呼‘早上好啊！’，很多人都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又把头转向窗外想着自己的心事，或者只是看着路上同样行色匆匆的人发呆。司机也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面无表情。第二天早上，老人又在那一站上车，他再次大声地对司机说‘早上好’……到了第五天，司机终于微笑着对老人说了句‘早上好！’老人兴奋地说：‘我叫本尼，您贵姓啊？’司机回答说他叫拉尔夫。坐了这么多年的车，那是我们头一次知道司机的名字。本尼把他欢快的‘早上好’送给了车上的每位乘客。其他乘客也渐渐卸下了严肃的表情，微笑着相互点头致意。这辆我乘坐了好几年的公共汽车开始变得友好和温暖起来。”

“可是，一个月前，本尼没有出现在公车上。人们纷纷猜测他搬家了或者是出去旅行了，没人知道答案。不久，公交车又回到了异常沉闷的往昔。我觉得非常不习惯，我很怀念每个人脸上的浅浅笑容。”

“今早上车时，我鼓起勇气向大家喊了一声‘早上好’，就像本尼当初做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对我投来了赞赏的眼光。我想，那一刻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领袖。”

感思：一位老人普普通通的一声问候，在那样的场合，那样的地点，显得那样的非同凡响，那样的光彩照人。因为它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横在心灵上的那堵墙，老人内心的纯善溶化了人性中的自私和冷漠，因此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温暖。◇

震撼

我出生在西南山区，刚修炼法轮大法九个月，就遇上了七·二零大迫害。然而这九个月带给我人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非他人能领略，内心深处的震撼让我明白这是千古难得的机遇，无论如何也得修下去。

那时城里的同修一车一车被非法抓捕，到处一片恐怖。当我把第一份传单放到电话亭上时，我的心跳动不止，手脚发抖。我问自己：“你这是干什么？真善忍大法遭到诽谤，师父蒙受不白之冤，你凭着良心出来向世人说句公道话都这么怕，你算是师父的弟子吗？”终于我走街串巷把一叠传单发放完了，我双手合十，遥望星空，默默的重复着自己的誓言。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再一次被非法绑架，派出所所长说：“炼法轮功，炼得饱吗？”我说：“翻遍法轮功的所有的书，没有这种说法。”所长说：“那法轮功讲什么呢？”我说：“讲真善忍，叫人重德行善，对世人、对家人，都要先考虑别人。”他说：“那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如果天安门自焚是炼法轮功的，全国有一亿人修炼，都应该去自焚，为什么就只有那几个呢？现在演电视，把头砍掉后在地上打滚，可那是假的，在演戏。”所长没说的了。

第二天，他们判我十五天拘留，我拒绝签字，我说：“我又没干坏事，为什么拘留我？”他们眼神里有佩服，也有无奈。

我被送往拘留所。那天晚上收了号准备睡觉，一辆警车突然开进拘留所，车子刚停，就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生命需要真善忍，还我师父清白！”喊得整个拘留所颤抖。一会儿又高喊“警察打好人，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字没出口，就没有声音了。我们涌到窗前，见那同修被剥了衣裤，只穿了一条短裤衩，被四个人抬脚抬手塞进车里，那车子象做贼一样跑了。那一夜，我没睡，心里装着同修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带给我的震撼不只是声音本身的力量，而是其背后放下生死的浩然正气，一直伴着我走出牢狱。

春联—深厚的神传语言文化

在传统的过年中，有一门很高深的文化和喜庆形式，就是写春联，俗称对对子。

对联，最早先是源于桃符，桃符就是桃木做成的两块板。桃符贴到门上大概是五代的时候，在这之前，中国人在门上贴门神，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还有。因为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所以人和神，人和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过年的时候贴门神是为了避邪驱疾。后来就把门神的名字写在桃符上。五代时候，后蜀，是南方的一个国，君王叫做孟昶，有一年过年他就叫他的大学士提一个对子，写在桃符上去，贴到门上，取吉祥之意。学士提的他不满意，就亲自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历史上考证，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对联。后来这个习俗越来越普遍，到宋朝的时候就比较兴盛了，王安石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句“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他是描述，过年的时候家家都会贴桃符。从这个诗句，可以看出对联在宋代有多么兴盛。后来，对联就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了。到明清的时候，桃木用红纸代替了。对联的形式由桃符渐渐演变成贴到门的边上，就叫楹联，也由桃符演变为对联。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曾下命令，以皇帝的身份去推广对联，过年的时候，让大家在门上都贴对联。

对对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奥的神传语言文化的精髓。对联不只是一种文艺形式，她是源于中国人对宇宙生命、人生的认识。因为中国文化对宇宙生命、人生研究的非常深，也非常系统。中国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阴阳五行之说。古人认为，阴阳的互相演化生成了宇宙的万事万物，阴阳互相消长，互相依存的关系深奥而富有乐趣，任何变化都是从阴阳里来的。对联就是在语言形式里体现阴阳，所以她就变化无穷，趣味就在这里。怎么才能对出好的对子来呢？实际上是靠人的修养、各方面灵感，对各方面事物的把握，谁和谁对，不是一个死板的东西。有很多对联，形式上对的比较工整，但趣味上缺乏奥妙。而好的对联，你就会感受到妙在哪里。好的对联，实际上是有很多层次的，最深的层次就象一个名句一样，有神韵在里面，不光形式上很工整，读起来非常顺口，而且有哲学意义在里面。比如林则徐曾有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样的对联，人们可以品味出深厚的意境，宽大的胸怀，象是神来之笔。

现代中国，经过了几十年共产无神论的系统洗脑，人们在人类正统文化上，出现了极大的倒退。现在无论是博士还是教授，有多高的学历，没有几个会对对子的，也无法懂得其中的乐趣。因为要想写好对联，个人品德修养是先决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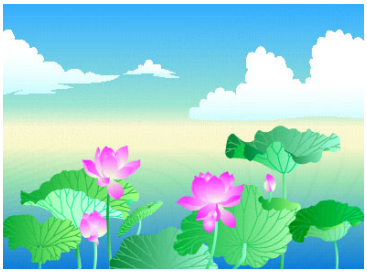
有很多古代故事，讲通过对联可以提拔一个人，或者找女婿。因为一个对联佳作，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各个方面：机智、修养、气质、品格，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斗智。如果一个人的品格不到位，你就对不出佳句。

中华传统神传文化，深奥而富有情趣。而现在有不少人觉的过年就是放长假，吃喝玩乐，请客送礼，还有人说有钱人天天过年。这样的话听多了，过年背后的文化内涵，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少，提到过年人们也就提不起劲来了。这是因为中共统治后，把传统文化的精髓都破坏掉了，没有了内涵，也就失去了节日本身的乐趣了。◇

避尘珠的由来

敦煌榆林窟，又称万佛峡，现存四十一个洞窟。榆林窟的大佛，又称三眼佛，高二十多米，大佛额上镶着一颗极亮眼的眼珠，令人为之惊叹，据说是敦煌石窟中的第三大佛像。

相传当年在塑造佛像时，工匠被要求在佛的额上再加一只眼珠，这可真把工匠给难倒了。工匠因为找不到眼珠，愁得心里七上八下的。一天，他又去找眼珠，路过山坡看见一只高大的头羊，心想：“如果头羊把眼珠子给我就好了。”哪知，他才刚想完，头羊竟走到他面前说：“师傅，我要用眼珠看路吃草呢！”工匠吓了一跳，又继续往前走去。



下坡时，他又碰到了骆驼。看着骆驼又大又亮的眼珠，他不禁又这么一想。骆驼好像知道他的心事，走过来开口说：“师傅呀，我要用眼珠辨路过沙漠呢！”工匠点了点头回家去了。

晚上时，工匠因为心中烦躁，来到了榆林河边散心。说也奇怪，天这么黑，但他的身影却很清楚的映在水里。他看见自己消瘦许多，额上还出现皱纹，眼珠呢就象是掉进两个深坑里，……突然，他心里有主意了。他想：“如果真找不到眼珠，就把自己的眼珠挖下来，安在大佛的额上就行了。”

当他想好了后一回身，忽然听见河水的声响，眼前渐渐有了亮光。工匠仔细一看，原来河里有一只张开的老蚌，捧着一颗明亮放光的珠子。工匠真是不敢相信，揉揉眼睛再看，那珠子越来越明亮了。工匠高兴的跳进河里，捡起那颗珠子，双手捧回洞窟。

这颗珠子后来就安在大佛的额上了。这一带原来风很大，沙尘经常吹进洞里。自从大佛镶上了这只眼珠，洞窟里再也没沙尘了。后来，许多人就称这珠为“避尘珠”了。

神传文化中，“心诚则灵”的故事比比皆是。神佛只看人心，古人心纯，则多有神迹展现。◇